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儿子与情人

[英] D.H. 劳伦斯 著 陈良廷 刘文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儿子与情人

[英] D.H. 劳伦斯 著 陈良廷 刘文澜 译



D. H. Lawrence
SONS AND LOV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企[®]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子与情人/(英)D.H.劳伦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13057-3

I. ①儿… II. ①D… ②陈…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7303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邱小群 潘丽萍
封面设计:丁威静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7.25
字 数 40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57-3
定 价 6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D.H.LAWRENCE

SONS AND LOVERS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莫雷尔夫妇早期的婚后生活	3
第二章	保罗出世，又一个回合	34
第三章	莫雷尔遭鄙弃——威廉承欢	56
第四章	保罗的青年时代	71
第五章	保罗踏进社会	102
第六章	家有丧事	139

第二卷

第七章	少男少女的爱情	177
第八章	爱的冲突	224
第九章	米丽安失恋	270
第十章	克莱拉	316
第十一章	考验米丽安	348
第十二章	激情	377
第十三章	巴克斯特·道斯	427
第十四章	解脱	473
第十五章	被遗弃的人	511

第一卷

第一章

莫雷尔夫妇早期的婚后生活

“洼地区”取代了“地狱街”。地狱街原是青山巷那条小河边的一片茅草盖顶、墙面鼓鼓囊囊的村屋。那儿住的是矿工，他们都在相隔两个矿区的小矿井里干活。小河在一片赤杨树下流过，还没受到这些小矿井的污染。矿里的煤是靠驴子迈着沉重的步子，吃力地绕着一台吊车打转拉到地面上来的。乡下到处都是这种小矿井，有些矿井从查理二世^①时代就开始采掘了，两三个矿工和几头毛驴就像蚂蚁打洞似的往地底下挖，在麦田和草地当中弄出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土堆和一小片一小片黑色的地面来。这些煤矿工人的茅屋一排排、一幢幢，到处可见。这些小屋，加上教区里寥寥无几的织袜工人的零星田园、住房，组成了贝斯伍德村。

后来，大约在六十年以前，这里突然变了样。小矿井被金融家的大矿挤掉了。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发现了煤矿和铁矿，成立了一家卡逊—魏特公司，帕默尔斯顿勋爵^②在群情振奋下，正式主持了这家公司第一个矿的开采仪式，地址就在秀坞森林^③边上的斯宾尼园里。

① 查理二世（1630—1685），英国国王。

② 指英国政治家亨利·约翰·丹波尔（1784—1865）。

③ 秀坞森林的主要部分在英国诺丁汉郡，为皇家狩猎森林。

年深月久，地狱街早已声名狼藉，这条臭名昭著的街就在这时候烧得精光，把大批垃圾荡涤一空。

卡逊—魏特公司认为他们交上了好运，趁此在从席尔贝和纳塔尔往下一带的河谷接连开发新矿，不久这一带就有了六个矿井。铁路从纳塔尔出来，顺树林环绕、地势很高的砂岩地下行，途经卡尔特教团^①荒芜的修道院，路过罗宾汉泉，到达斯宾尼园，再通往敏顿——一个坐落在一片麦田中的大矿；从敏顿穿过山谷坡地到本克尔小山，在那儿分岔，向北通到贝加利和俯瞰克里希以及德比郡群山的席尔贝；六个矿就像几枚黑钉子分布在乡间，由一条弯弯曲曲的细链（铁路线）连接起来。

卡逊—魏特公司为了安置大批矿工，盖起了好几个居民区，在贝斯伍德山脚下形成了一个大大四方院，后来又在小河谷地狱街的废墟上，建立了洼地区。

洼地区包括六排矿工住宅，每三排为一行，恰如一张六点的骨牌，每排有十二幢房子。这两行住宅坐落在贝斯伍德那相当陡峭的山坡脚下。前窗，至少是阁楼窗口，正对着通往席尔贝的那座缓坡。

这些房子倒是构造结实，相当不错。人们可以到处走走，看看宅前的小园子，在下面一排屋前的阴凉处种着樱草和虎耳草，上面一排向阳的屋子前种着美洲石竹；看看那些干干净净的前窗，小小的门厅，小小的水蜡树的树篱，阁楼上的天窗。不过这只是外观，这一面是所有矿工的家眷们都很少去用作住房的起居室的景象。日常住人的房间、厨房都在屋子后部，面对两排屋子的里侧，看到的只是一个难看的后院，还有垃圾坑。在两排房子当中，两长行垃圾坑当中，是一条小巷，孩子们玩耍，女人们聊天，男人们抽烟都在巷子里。因此尽管房子盖得那么好，

^① 卡尔特教团，一〇八六年圣布罗诺在法国卡尔特鲁山中成立的教团，提倡苦修冥想。

外表挺不错，洼地区的实际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因为人们只能在厨房里过日子，而这一间间厨房却面对着那条有好多垃圾坑的臭巷。

莫雷尔太太并不急于搬进洼地区，她从贝斯伍德搬下山，住进山下这房子时，这房子已经盖了十二年而且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不过她只能这么做。再说，她住的是上面一排的末了一家，因此只有一家邻居，在房子的另一边还比人家多着一块长条形的院子。而且住在末了一家，跟住在那些“中间”房子里的女人相比，她身上仿佛还有了一种贵族气派，因为她每星期要付五先令六便士房租，而她们只付五先令。不过这种高人一等的身份对莫雷尔太太算不上什么安慰。

她现年三十一岁，结婚已经八年。她长得相当娇小，气质柔弱，但举止果断。她和洼地区那些女人第一次接触就有点害怕。她七月份搬下山来，九月份就要生第三个娃娃了。

她丈夫是个矿工。他们搬进新居刚刚三星期，就赶上了大节^①，集市开市。她知道莫雷尔准保会尽情欢度这个假日的。集市开市那天是星期一，他一大早就出了门。两个孩子也兴奋万分。七岁的男孩威廉吃完早饭立刻就没影了，到集市场地上逛来逛去，撇下五岁的安妮哭哭啼啼闹了一早上，也要上集市去。莫雷尔太太自顾自干着活儿。她还不大认识邻居，不知道把这小姑娘托给谁好，因此只好答应吃了午饭带安妮去赶集。

十二点半威廉才回来。他是个性子好动的孩子，一头金发，满脸雀斑，有点像丹麦人或挪威人。

“妈妈，我可以吃饭了吗？”他帽子也不脱，就那么冲进来直嚷嚷，“人家说，集市一点半就开始了。”

母亲回答说：“饭一做好你就吃吧。”

^① 指英国北部工业区如兰开夏、约克郡等地一年一度的节庆。

“还没做好吗？”他嚷着，气得那双蓝眼睛直瞪着她，“那我要错过了。”

“误不了，不到五分钟饭就好了。这会儿才十二点半呢。”

“人家可要开场了。”那孩子又哭又叫。

“就是他们开场了，你也死不了。”母亲说。“再说这会儿才十二点半，你还有整整一小时。”

孩子急急忙忙去摆好餐具，三个人立刻坐下。他们正吃着果酱布丁，这孩子一下跳起来，愣愣地站着。原来远处传来了旋转木马开动的嘎嘎声和号角声。他看着他母亲，一张脸直抽搐。

“我早跟你说过了。”他说着就奔到碗柜边去拿帽子。

“拿着布丁——现在才一点过五分，你搞错了——你还没拿钱呢。”母亲一口气说了一大串。

孩子大为失望地回过身来，拿了两个便士，一声不吭地走了。

安妮哭了起来：“我要去，我要去嘛。”

“得了，那你就去吧，你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傻瓜！”母亲说。晚半晌儿，她带着孩子回家，在高高的树篱下走过，拖着沉重的步子上了一座小山。田里的干草都堆起来了，牛群也转到了麦茬田上。到处是一片暖和、平静的气氛。

莫雷尔太太并不喜欢大节的集市。那里有两套木马，一套靠蒸汽发动，另一套由一匹小马拉着转；三架手摇风琴在摇着，夹杂着手枪子弹的零星射击声，卖椰子小贩咕咕呱呱的尖声叫卖，管打木人游戏^①摊的人的吆喝声，和摆西洋景摊的女人的尖叫声。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正欢欢喜喜地在狮子吃人游戏摊外面看着那些画片，上面画着出名的狮子华雷士，据说它曾咬死过一个黑人，咬伤过两个白人。她让孩子一个人待

^① 此处指用棍棒或球击倒口含烟斗的木雕女像的一种游戏，击中者有奖。

在那里，自己去给安妮买点儿奶油糖。不一会儿，孩子忽然兴高采烈地来到她面前。

“你从来没说过你也来赶集——这儿东西真不少吧？——那只狮子咬死了三个人——我把两便士都花了——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只蛋杯^①，上面有粉红色的蔷薇。

“我在那个摊子上赢来的，人家在那儿玩打弹子。我玩了两回就得了这两只杯子——一便士一回——杯子上有蔷薇花，瞧，我就要这样的。”

她知道他是为她要的。

“嗯，”她高兴地说，“这杯子真好看。”

“你拿着杯子好吗？我生怕把杯子砸了。”

她来逛集，他兴奋得不得了，就带她参观场子，让她——看个明白。后来，看西洋景的时候，她把图片内容讲给他听，就像讲故事，他听得入了迷。他不肯离开她，一直挨在她身边，充满一个男孩子对母亲的自豪感。她戴着小黑帽，披着斗篷，一副阔太太的气派，谁也比不上她。她看见认识的女人总是对她们微微一笑。后来她累了，就对儿子说：

“好了，你这就回去，还是待会儿？”

“你这就要走啊？”他叫着，满脸责怪的神气。

“这就走？现在都四点多了。”

他抱怨说：“你回去干吗呀？”

她说：“你不想回去，就别回去。”

于是她带着小女孩慢慢地走了，儿子站在那儿望着她，伤心地让她走去，但又舍不得离开集市。她穿过星月酒馆门口时，只听见男人们吵

① 吃煮熟带壳鸡蛋时用来盛蛋的小杯。

吵嚷嚷，还闻见一股啤酒味儿，不由加快了步子，心想她丈夫可能也在酒馆里。

六点半光景，儿子回来了，玩累了，脸色有点苍白，还有几分懊丧情绪。他虽然自己并没意识到，心里却总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竟然让她一个人回家来了。她走了以后，他在集市上就提不起兴致来了。

“我爹回来了吗？”他问。

母亲说：“没有。”

“他卷着袖子在星月酒馆帮忙端酒呢。我从窗上那黑铁皮洞里看见的。”

“嘿，”母亲简短地应了一声，“他没钱，人家多少给他几个钱，他就满意了。”

天色渐渐暗了，莫雷尔太太做针线活也看不见了，就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节日那种叫人坐立不安的气氛终于感染了她。她走到宅边的园子里。女人们都从集市上回来了，孩子们不是抱着一只绿腿的白羊羔，就是抱着一只木马。偶尔也有个把男人慢慢走过，手里都捧满了大包小包。也有好丈夫带着一家子安安静静地走过的。不过一般都只有女人带着孩子们一起走。暮色苍茫时，那些在家的主妇都围着白围裙，抱着膀子，站在小巷角落里闲聊。

莫雷尔太太孤零零地一个人，不过她也习惯了。她的儿子和小女儿都已在楼上睡着了，因此看起来她这个家似乎正在她身后牢靠稳当地支撑着她。可她一想起就要出世的孩子来却总觉得闷闷不乐。她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是个枯燥乏味的地方，至少直到威廉长大成人以前，对她来说不会发生一点变化。对她来说，只有枯燥乏味地熬下去——一直熬到孩子们长大。可孩子们哪！她实在养不起第三个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在小酒馆里端端啤酒，自己也灌得醉醺醺的。她看不起他，可又离不开他。眼看着肚里这个孩子就要出世，她可真有点受不了啦。

要不是为了威廉和安妮，这种天天跟贫穷、丑恶和粗俗打交道的日子她实在早就过够了。

她走到宅前园子里，只觉得身子沉甸甸的，迈不开步子，可在屋里又待不下去。天气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展望未来，一想到她这辈子的前途，她就觉得自己像是给人活埋了。

宅前园子是水蜡树篱围着的一小方块地。她站在那儿，尽量想寄情于花香和渐渐深沉的悦目暮色。园门对面，高高的树篱下，是上山的踏级^①，两旁是割过草的草坡，沐浴在一片耀眼的霞光中。天色瞬息万变，那片霞光转眼就在田野上消失，大地和树篱都笼罩在暮霭里。天渐渐黑了，小山顶上亮起一道红光，红光中看得见集市已渐渐冷落下来了。

不时有人顺着树篱下那条一团漆黑的小路跌跌撞撞走回家去。有个小伙子一口气冲下山脚边的那段陡坡，叭嗒一下摔在踏级上。莫雷尔太太不由打了个寒噤。小伙子爬起来，嘴里骂骂咧咧，怨天尤人，好像踏级存心要害他似的。

她走进屋去，心想这种境况不知是不是会一成不变。她此刻已开始认识到，它是不会改变的了。她似乎离自己做姑娘的时代好久好久了，她真不知这个常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洼地区后园的人，是不是十年前在希尔纳斯防波堤上轻快飞奔的那个人。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哪怕是快要出世的孩子也罢！看来谁也不把我当一回事。”

一个人往往受生活的支配。生活支撑人的躯壳，完成人的历史使命，但同时却又虚无缥缈，仿佛任人去自生自灭，不闻不问。

“我等着，”莫雷尔太太自言自语地说，“一直等着，可我等的事却

^① 这种踏级专设在篱笆或围栏两边，以供行人跨越而阻拦牲畜闯入。